



紅橋贈珠

(圖画本中篇說部)

青山編著

北京出版社

虹 桥 贈 珠

(圖画本中篇說部)

青 山 編著
董 天 野 作圖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年

虹 桥 贈 珠 (圖画本中篇說部) 青 山編著 董天野作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号)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· 印張: 2 7/16 · 字數: 41,000

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: 1—52,000册

統一書号: 10071 · 184 定价: (6)0.22元

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歌颂爱情的神话故事。坐鎮洪澤湖的水母娘娘，因游春遇見仇家，幸得泗州太守的公子时廷芳解圍脫身，由此兩人發生了爱情。时公子不惜丟弃功名，到水晶宮去和娘娘結为夫妇。不料这事又被仇家鉄佛寺住持知云和尚知道。知云便去泗州城，向太守进讒，設法誑回公子，逼他另訂婚約，打算破坏娘娘和公子的好事。娘娘得訊，只得發勁兵將，水淹泗州，迫太守放还公子。恰巧僧伽大师云游归来，用錫杖化成青龙，吸去了圍城的水。水母娘娘又借来四海之水，二次淹城。虽然經僧伽幻成老婆婆、幼女、小媳妇，把四桶水吸去了三桶，又招来天兵天將，百般阻撓，但是娘娘坚持不屈，終于得到胜利，便和时公子，同返洪澤湖。

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，不仅描述了水母娘娘和时廷芳的坚貞的爱情，还写出了一群善良的人們——正直廉潔的太守、机智勇敢的僮兒、聰明伶俐的使女——的热爱人民的善良願望。

一、时公子無心解圍

出泗州城沿着汴河东行七十里，就到了青陽鎮。这地方东通洪澤湖，南北是去京都的要道，所以兩岸商賈云集，河上帆檣杂沓，往来行人，絡繹不絕。鎮东有一座大桥，由它貫通南北，是全鎮最熱鬧的所在。这桥橫跨汴流，既長又高，远远望去，好似雨后的虹霓一般，当地人便把它喚做虹桥。

这一天是正月二十日，乃青陽鎮集市之期。桥上桥下，但見拉牛車的，挑担子的，乘轎的，步行的，撐貨船的，搖客船的，熙來攘往，人語喧嘩。一來是正逢大比之年，有不少举子要到京里去會試；二來是灯节已過，做賣买的都要出外經商：不覺又添了許多騎馬、駕車、乘船之人。把一座虹桥，直擠得水泄不通。

人叢中有个紅衣女子，紅裙、朱鞋，头上扎一方赤色綢帕，鬢边簪一朵大紅牡丹：火球似的一团，惹得人人注目。看她二十上下年紀，不高不矮身材，春風臉宜嗔宜喜，流星眸亦剛亦柔，端的艳丽非凡。別人忙忙碌碌，她却十分閑暇，憑欄望着來去船只，跟身旁的青衣女子指點說笑。青衣女子不过十五六岁，却也生得伶俐俊秀，想必是她的使女了。看不多时，二人便擠下桥來，好在大家都肯讓路，不一會便到了桥堍。

紅衣女子向西遙指道：“珠兒，这里嘈雜，还是到那边走吧！”緩步行去，不覺來到鎮西。此地果然清靜，村舍三五，

鷄犬相聞。紅衣女子剛道得一聲“好景色！”却聞空中傳來一下鐘聲。珠兒點着前面叢林里的一堵黃牆道：“小姐，這便是有名的鐵佛寺了。”小姐道：“二百年的古剎，果然莊嚴。只是……”話不曾說完，人影一閃，從前面路上轉出一個嘻皮笑臉的胖和尚。那和尚口念“阿彌陀佛”，兩道目光直盯着她們，向前合十道：“兩位女菩薩敢是到鐵佛寺進香去的？小僧特來給你們引路。”

珠兒搶前一步，擋住和尚道：“快快閃開，我們可不想燒甚么香！”胖和尚合着掌，又走近一步道：“女菩薩難得到此，便去小寺隨喜一番，也是功德無量的。”紅衣女子不待珠兒啓齒，扯她轉身道：“時候不早，我們還是回去吧！”才行了兩

步，和尚又攔着去路道：“二位到了這裡，難道不想在佛前結個緣嗎？”說罷，動手來推小姐。珠兒再也忍不住了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喝聲：“禿驢休得放肆！”左手一揚，胖和尚“啊呀”不曾出口，仰天一交，已自滾翻在地。珠兒还想趕過去打時，給小姐拉着走了。

主婢倆撇開和尚，只走得百來步路，聞得身後腳步亂响，一陣吆喝，趕上來了兩個執棍提棒的青年僧人，聲勢汹汹，把她們的歸路堵斷。



其中一个道：“我們的師父請二位留步！”

紅衣女子和珠兒回頭看時，一高一矮，又有兩個和尚追趕上來。矮的便是被珠兒击翻的胖和尚，跑得滿頭大汗，氣喘如牛。前面那個僧人，身高體健，眉濃眼粗，左頰上有一道二寸來長的刀疤。紅衣女子看在眼裡，暗暗點頭。珠兒可忍耐不住，向發話的和尚破口罵道：“你師父是什麼東西，敢叫你家姑姑留步！”

那和尚擺動齊眉棍，怒目喝道：“好潑辣的女子，竟敢出言傷人！”珠兒正要發作，大和尚恰巧趕到，一面喝住徒弟，一面向主婢倆施禮道：“貧僧知云，乃是鐵佛寺的住持。適才小徒多有冒犯，特地帶了他來當面領罪，還望女施主息怒。”珠兒道：“你們既已知罪，還要棍兒棒兒的來擺什麼鬼陣圖？”知云並不答話，兩道目光只是落在紅衣女子的身上：看過她的服飾裝扮，再看她的嘴鼻眉眼……細細打量，頓時臉色泛青，把那道疤痕綑得長長的，干笑一聲道：“女施主，咱們有緣，今天又在這裡相逢了！”他見紅衣女子並不答話，又逼緊一步道：“女施主，十年前在洪澤湖上的一番周旋，可還記在心上？”

這時，侍立在知云身旁的三個徒弟，好像墮入五里霧中，不知師父為什麼突然變了臉。但紅衣女子的肚裡是雪亮的。原來知云本是洪澤湖上的水盜，十年前因在湖上洗劫一只民船，把船主和客商反綁了，舉着鋼刀，正要挨個兒砍過去，猛聽得一聲嬌喝，不知從哪裡躍來個紅衣女子，迎面一刀，把他劈翻在甲板上。幸得船上人怕事，向那女子苦苦哀求，才饒他一命。只是立下口約，從今以後，再不許他在洪澤湖邊干此營生。他無處可奔，便投到鐵佛寺削髮為僧。雖然出了家，却是六根不淨，對那紅衣女子，耿耿于懷，蓄意訪尋

她的下落，要報一刀之仇。及至他的師父去世，由他做了鉄佛寺的住持，便通知合寺上下，凡是在寺內寺外，遇見穿紅衣、着紅裙的女子，一定要報他得知，由他過了目才能放走。這一天，終於給他的大弟子、鉄佛寺的知客僧慧超遇見了。那胖和尚正想賺她們入寺，在師父面前討個好，想不到竟在黃毛丫頭手里栽了跟頭。當下回寺稟告了師父，知云加派了兩個徒弟，先後追出寺來。

知云認出了十年前的對頭冤家，便說出那番話來，要紅衣女子回答。紅衣女子既不說是，也不否認，拉了珠兒，回頭便走。知云大喝一聲，便要趕上去動武，却聽得大道上驚鈴響動，有人在高叫：“和尚不得無禮！”看時，一騎白馬從西面直沖過來，馬背上坐着一個相貌英俊、衣冠整齊的公子。



二、紅衣女有意謝恩

慧超眼尖，早看清騎馬的是泗州太守時德明的公子時廷芳。時公子曾在去年侍奉太守夫人來鐵佛寺進香，慧超還陪了他去數過羅漢，所以十分面熟。這時聽公子說出“不得無禮”的話來，恐怕今天這番舉動，傳到時太守耳里，不大好聽。暗下扯扯師父的袍袖，先自扮着笑臉，迎上去道：“公子滿面春風，敢是進京會試去的？且請在此歇馬，到小寺拜茶。”邊說邊來牽馬。時公子離鞍下騎，和知云見過禮，隨即指着兩個女子的背影道：“大師父帶了許多徒弟，持棒執棍，攔住她們不放，其中有何緣故？”

知云想不到時公子開門見山，會問出這樣的話來，頓時脹紅了臉皮，無話可答。幸得慧超嘴乖，他見兩個女子已經去遠，便搶着回答道：“公子有所不知，這兩位女施主來小寺進香，獻了燈油，還捐了齋糧，師父念她們虔誠，特地送出寺來。又因她們回去路遠，再派了兩個師弟在路上護送。怎奈兩位女施主執意不允，以此你推我讓，頗有些爭執。現在既已去遠，也就算了。”知云笑着接口道：“想不到因此接到了公子。路上辛苦，請到小寺拜茶去吧！”

時廷芳自然不相信這兩個和尚的鬼話，但也不便說他們在這裡干着非禮的勾當，他既不想到寺里去受几句恭維，就向知云等拱手道：“如此說來，還該怪我來得魯莽。改日再到寶寺謝罪，告辭了！”慧超拉着韁繩，还想挽留，見前面塵頭大起，轉瞬之間，一匹黃馬又馳到身前。馬上坐的是時廷芳的侍讀童兒時來。時來見了公子，勒住馬韁道：“公子，時間不早，上馬趕路吧！”時廷芳借此脫身，兩騎馬一前一后地向

东走了。

公子騎在馬上，心下只是疑惑。他知道知云和尚素来自大，普通到鉄佛寺进香的施主，輕易看不到他的青眼。方才两个女子，既不像官宦眷屬，又不似大家閨秀；这样的施主，断沒有要他亲自送出山門之理。何況那两个女子走得匆忙，并無告別之辞；青衣女子的臉上，还露着悻悻之色，是給紅衣女子硬拉着走的。想到这里，不由在馬上輕輕嘟念道：“其中定有緣故，其中定有緣故！”他想得起勁，馬却越走越慢了。时来在后面催道：“公子，加上一鞭吧！”

时廷芳猛然省悟，抬起头来，正要驅馬，却見前面道旁走着两个女子，一个衣紅，一个衣青。他呆了一呆，馬兒被

他牽住，走得更緩了。只見那青衣女子回轉身来，向他招手道：“請这位公子下馬，我家小姐要向你面謝解圍之恩呢！”

时廷芳聞得“解圍”二字，想必鉄佛寺和尚干了非法的事，不由停下馬來。只是这两个

女子都很年輕，冒昧動問，多有不便，何況人家還要謝什么恩呢！正在猶豫，青衣女子說道：“公子，我家小姐有禮了！”果然紅衣女子在向自己道万福，公子連忙下



馬，過去還禮。

紅衣女子道：“多蒙公子仗義執言，為我們解圍。”時廷芳道：“可惜遲來一步，使二位受了驚。不知那和尚干了甚麼非法的事？請詳告始末，以便轉稟家大人，治他們應得的罪。”紅衣女子道：“多謝公子關心。但不知尊大人是哪一位？”時廷芳听對方問到自己的父親，不禁臉上一陣紅，暗悔失言。幸亏時來下了馬趕到身前，聞言代答道：“啓稟小姐，我家老爺乃是現任的泗州太守，向來愛民如子，嫉惡如仇。你要跟和尚打甚麼官司，尽管告知我家公子。我家公子叫時廷芳，也是正直不過的。”

紅衣女子听時來這麼一說，又知道時公子不願炫耀家世，對他越加起敬，連忙說道：“要跟和尚理論，也不必驚動太守。何況我們並沒有甚麼深仇，只因觀賞野景，信步走到這裡，一言不合，同那和尚爭論起來。現在事已過去，也就算了。”公子見那女子言語溫和，笑容可親，早就消除了顧慮，因笑道：“這裡不如鎮東煩囂，山雖不高，水雖不深，倒也值得流連。”

青衣女子插嘴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時公子也是來游山玩水的了？”時來搶着答道：“公子日夜勤讀，哪有閑工夫看山水。如今是大比之年，乃進京趕考去的。”青衣女子道：“那麼我們可以同行到虹橋；你們過橋，我們是不過橋的。”時來道：“這便很好，有我家公子護送你們到橋下，那里熱鬧，再不會有人欺侮你們了！”

時廷芳見時來代自己作了主，一時不便攔阻，只得由時來牽着馬，隨在后面，緩緩向前行去。一路之上，無非就景論景，談些初謝的迎春，新綻的梅花。倒把剛才的一場紛擾，忘記得干干淨淨。

路上人迹漸多，看看將近虹桥，紅衣女子止步道：“东去不远，即到我家。如公子不弃，就請光降寒舍，以便略奉水酒，一来送公子荣行，二来謝走馬解圍之恩。”公子躊躇道：“本當护送小姐回府，誠恐誤了行期……”說着，用目去看时来。时来道：“公子，方才老爺吩咐，行期匆促，路上耽擱不得。我們还是在这里分別了吧！”青衣女子不悅道：“你这人好沒禮貌！我家小姐美意相邀，公子还不曾答話，倒由你一口回絕。你这个人忒也無情了！”



三、端午节重逢虹桥

珠兒怪时来無情，她是說者無心；听在时廷芳和紅衣女子的耳里，不覺都臊紅了臉。偏是时来不肯讓人，接口道：

“你是有情的，便該送我們過橋，為什麼要我們走回頭路？”時廷芳喝住時來，向紅衣女子道了不是，又說：“我們後會有期，就在這裡告辭了。”紅衣女子道：“公子急于赶路，也不敢強留。且讓我們送公子一程，以報護送之德。”

時廷芳哪肯答允，推阻再三，終於說道：“我此去不論中或不中，到了端午佳節，總要回來為雙親上壽，那時路過這裡，專誠拜謁，領飲三杯如何？”紅衣女子笑道：“如此一言為定，端午節那天，我們仍在虹橋迎候。”說罷，便和時廷芳作別，率着珠兒，向東走了。

時廷芳目送她們去遠，才命時來帶馬。忽然覺得人影一晃，似乎有個和尚閃了過去。回頭看時，這和尚在人叢里擠了幾擠，又不見了。想必是外方的行腳僧，到這裡找尋寺宇掛單來的，也就不放在心上，和時來一齊上馬，直奔進京大道而去。

他一路上只覺得紅衣女子豪爽溫柔，惹人憐愛。可惜匆促之間，她的家世、姓名和居處都不曾探詢，要是她端午節不來虹橋，就沒有地方去找她了。

主僕二人，晝行夜宿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這日到了京城，投在時太守的一位好友家裡住下。不多幾天，便入場會試。時廷芳原是個飽學之士，論他的才學，真個是胸藏萬卷，才壓千人。怎奈他自在泗虹道上遇了紅衣女子，就此心猿放蕩，意馬難收。接連三場，精神恍惚，雖然都按時交了卷，却想不出在試卷上寫過些甚麼。考罷出場，時廷芳對功名二字，早已不放在心上，只因要等候掛榜，留在京都，還不能脫身。

看看三月過去，已交四月，時廷芳在家無心把卷，便帶着時來到街上走走，聊以解悶。出得門來，但覺百花送香，和風迎人，好一派春光。偶然抬頭，却見道旁有一本大紅牡

丹，开得如火如荼，正到好处。时公子刚在点头赞赏，忽然吃了一惊道：“时来，如今离端午节已是不远了！”时来道：“是啊，只剩三十来天了。我们还要赶回去给老爷、太太拜寿呢！”时廷芳道：“上寿倒来得及，只是那端午之约……”时来笑道：“我也记起来了，端午节那天，那位着红衣的小姐，要在虹桥上等公子去喝雄黄酒哩！”时公子佯怒道：“大道上人多耳多，休要胡说八道。”时来忽然拍一下手，指着前面一大堆人跳起来道：“公子请看，这不是着红衣的小姐！”



时廷芳随着时来的手向前看时，原来道旁有一块广地，广地上围着老大的一个人圈，圈子里锣声响亮，一个卖解女子正站在马背上表演跑马绝技。那女子穿一身红衣，头上包一方红帕，扎束伶俐，看上去倒也十分俊俏。时廷芳皱眉道：“你这狗头，大惊

小怪的，这是卖解女子，跟虹桥的那位小姐，有甚么相干？”时来道：“不要说公子牵挂那位小姐，连我也想念她们。心有所思，不免连人也看错了。”时廷芳本想出来散心，不料睹景思人，反而增了闷气，匆匆走了几步，便带着时来回去了。

幸亏隔了几天，便放出榜来。不消说，时廷芳是榜上无

名。他倒并不介意，反而高高兴兴地拜别了那位世伯大人，当天就离开京城，急急地踏上归途。

时公子在路無心觀賞風景，和时来一前一后，伏在鞍上，只顧催馬。路上略無耽擱，等他們走近青陽鎮時，但見家家戶戶，都是門懸蒲劍，这一天正是端陽佳节。

时廷芳远远望見虹桥，精神陡長，在馬上整一整衣冠，放緩馬步，徐徐行去。这一天的桥上，杂着許多穿新衣的妇女，挂艾虎的孩子，显得更为拥挤。时廷芳和时来正在观望，有个尖尖的声音欢呼道：“前面不是时公子嗎？我們等候多时了！”原来是青衣女子。在她身后不远，站着一位紅光耀眼的少女，正是那位小姐。时廷芳喜不自胜，忙和时来下了馬，到桥上会合了同过桥来。

兩男兩女来到一个清靜所在，叙过了礼，紅衣女子道：“公子真是信人！”时廷芳道：“有劳小姐远迎，实不敢当。”正在相互遜謝，青衣女子道：“此地不是講話之处。既然时公子如約到来，便請随我們到家里去边飲边談吧！”时廷芳并不推辞，教时来牽好馬，一行四人，向东走去。

他們剛离开虹桥，人叢里便鑽出个青年僧人。这和尚法名慧亮，乃是鉄佛寺住持知云的徒弟。自从正月二十那天，知云被时公子放走了十年前的对头，当时便派慧亮暗暗跟随，要探取紅衣女的下落。可惜因为躲避公子的目光，在人叢里轉了一轉，却把紅衣女丢失了。幸得听他們約在端午节相会，便趁今天来等候他們，存心尾随到紅衣女家里，可以讓师父寻来算帳。这时他一路跟去，越走越远，聞得前面波濤拍岸，知道已經到了洪澤湖。暗暗想道：“难道这两个女子是在船上落戶的嗎？”剛想紧走一步，探个仔細，霎时之間，突見面前烟霧迷漫，伸手不見五指。等到烟消霧散，已經站在湖濱，

但見水光一片，菱草萬叢，那兩對男女，連人帶馬都不知去向了。



四、水晶宮歡飲交杯

不表那慧亮和尚望着滔滔的湖水發呆。當時時廷芳到了洪澤湖邊，也是疑惑不定，便問紅衣女子：“不知府上在湖東呢還是湖西？或者就在湖上？”紅衣女子微笑道：“寒舍既不在湖東，也不在湖西，更不在湖上，我們是住在湖下的。”時來插嘴道：“小姐不要取笑，世上哪有住在水底的人家！”青衣女子道：“你如不信，可以請我家小姐帶你下水。”時來道：“此話当真？”青衣女子道：“一些不假。”時來急起來道：“我一不識水性，又怕吃湖水，只得回城去了。”說罷就要牽馬。青衣女子雙手攔住道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家小姐自有道理。”

果然，紅衣女子在懷里取出一个小小錦囊，從囊里拈出一顆桂圓大的珍珠。那珍珠精光滾圓，光華四射，照得四个人便似站在云里霧里一般，十步之外，什么都看不見了。紅衣女子道：“這便是分水寶珠，能分五湖四海三江之水，乃是稀世奇珍。公子請看！”時廷芳舉目看時，只見她拈着寶珠向

湖水一划，滾滾波濤，立刻向兩边分开，漸分漸寬，竟在湖底現出一條大道。紅衣女子道：“公子有緣到此，且到水晶宮一游！”公子向前望去，果見大路尽头，有一座宮殿，飞檐广莧，画栋雕梁，都用水晶澆成，通体透明。不由喝采道：“这样好的去处，哪里是下湖底，简直叫我們上天堂了！”招呼时來牽好馬匹，隨了紅衣女，踏



着石級，直向湖底行去。等人馬都到了下面，湖水頓時复合。时來抬頭看時，但見白茫茫一片水光，魚兒蝦兒都在頂上游過，那條下湖的大路，早就不見了。急得他連喚“公子”，可是时廷芳已經給蟹元帥、龟將軍接進水晶宮去了。

时來把兩匹馬交給守門蝦兵，急急趕到水晶殿，只見四壁透明，水光耀目，与宮外又自不同。紅衣女早和时公子在殿上分賓主坐定，有珠兒送上茶來。时來覷个空，掩到公子背后，輕輕說道：“公子，水晶宮外处处是水，我們來得去不得了！”公子还未答話，紅衣女子笑道：“不要扫了公子的清興。珠兒，帶他下殿，教龟將軍陪他飲酒去吧！”

时廷芳好生納悶，不知這位小姐究竟是何等样人。喝過